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日本參院選舉後政局走向之研析

doi:10.30390/ISC.199510_34(10).0002

問題與研究, 34(10), 1995

Wenti Yu Yanjiu, 34(10), 1995

作者/Author：張隆義

頁數/Page：15-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0_34\(10\).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10_34(10).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日本參院選舉後政局走向之研析

張 隆 義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壹、前 言

根據日本憲法的規定，國會由眾議院及參議院兩議院所構成。眾議院議員任期為四年，但首相有中途解散之權，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三年改選半數。^①

參議院議員名額為二百五十二人，其中一百人為比例代表選出議員，一百五十二人為選舉區選出議員。^②前者是投票給政黨，後者是由選民投票給候選人。因此，候選人的背景和知名度以及政黨的政策，均為選民投票給那一位候選人和那一個政黨的重要依據。今（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的第十七屆參院改選，必須選出以全國為單位的比例代表五十人，以四十七個都道府縣為單位的選舉區代表七十六人，共一百二十六人。

這次選舉結果，聯合執政三黨中，首相村山富市所領導的社會黨遭到空前的挫敗，其他兩黨也未能如預期的成長，而在野的新進黨則有顯著的增加。選舉的結果不但造成執政的自民黨、社會黨、先驅黨等內部追究選舉失敗責任的問題，更引發自民黨的總裁之爭與社會黨的解黨而重組新黨的問題。而選舉獲勝的新進黨則擬加強對執政黨的攻勢，要求早日解散國會，以新的眾院選舉制度訴之選民的選擇。參院選舉後，日本政局轉趨不穩，本文擬就此次選舉對於各政黨消長的情況加以研析，並預測今後日本政局的走向。

貳、參院選後各黨勢力的消長

此次參院選舉是繼前年七月眾院大選以來，相隔二年之全國大規模選舉。二年間更換了四位首相，政府施政也做了一些重要變革，諸如：引進小選舉區制、提高消費稅率等，然而一直缺乏接受全國大規模民意審判之機會。此次選舉可謂眾院總選舉之前哨戰。

自民黨方面，六年前受到瑞克魯特事件的影響，使其當選人數曾一度滑至谷底，僅三十六人，此次當然不可能以此為滿足。該黨選舉對策幹部透露，希望當選人數能夠超過六十人。另為顧及執政各黨之合作關係，該黨在應選名額有二人以上之選區，皆僅提名一人，但在比例代表候選人方面，由於提名演藝界人士，引來側目。同時也

註① 參閱日本國憲法第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六條規定。

註② 見日本公職選舉法第四條規定。

招致黨內外之批評。^③

選舉前，執政三黨認為三黨共同拿下七十五席，則可以保持聯合政權的安泰，否則聯合政權應該分裂，政權應該重組。七十五席的分配是自民黨五十席，社會黨二十二席，先驅黨三席。三個政黨的成敗底線，明顯的和聯合政權的命運息息相關。

村山首相最初的預估是，社會黨應該可以拿下三年前所獲得的二十二席，因此把二十二席當作是成敗的底線。可是，選前的民意調查顯示，社會黨會遭遇空前的苦戰，村山因而把底線往下拉到十五席。至於在野的新進黨則估計將可取得三十席上下。^④

由於這次選舉並無六年前消費稅與「瑞克魯特」弊案的爭論，也沒有三年前是否派兵海外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之類朝野間尖銳對立之課題，因此各政黨間之對立的爭論焦點並不明確，加以社會黨執政後，改變過去所堅持的反對日美安保體制、自衛隊違憲的主張，各政黨的政策差異很小，形成選民對政治之信心與興趣普遍低落的現象。而最大在野黨的新進黨內核心，原本就是自民黨的離黨議員，因此在基本政策上，和自民黨完全沒有什麼兩樣。正因為如此，從而乃使這次參議院選舉，成為沒有政策之爭的選舉，一般認為投票率會低落。

七月二十三日選舉結果揭曉後，由於選民對這次選舉表示冷漠的態度，選戰沒有過去那麼熱絡，投票率如預測的也不如往年。根據日本自治省事後所發表的資料，投票率僅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五二，是歷屆國會選舉中最低的一次。^⑤過去最低紀錄是上次一九九二年參院選舉的百分之五十點七二，這次則更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

選舉結果，受注目焦點的社會黨在各選舉區相繼失去議席，達不到村山首相所設定的二十二席的目標，只獲得十六席。這還達不到六年前四十一席的半數，其在參院的議席，減少了二十五席，遭遇到空前的慘敗。這比一九八六年參院選舉最低議席的二十席還要低，是社會黨成立以來的大敗。再看其在今年四月的地方選舉的慘敗，社會黨的凋零現象再次浮顯出來。自民黨雖由選前的三十三席增加為四十六席，但不及預測的五十席，比三年前的選舉所獲得的六十八席少了很多。先驅黨雖增加二席，也未能達到五席的目標，僅得三席，黨的勢力未能如預期的成長。三黨無法維持選前的七十五席，僅勉強得到超過改選半數的六十五席。自民黨在選後由無黨籍中追加承認的有三人，則自民黨共為四十九席。^⑥執政三黨在選後加上不改選的部分，則仍超出半數很多。

另一方面，去年十二月由新生黨、公明黨、日本新黨、民社黨、自由黨、改革之會、高志會、新黨未來、民主改革聯合等九黨派所組成的新進黨，首次在國會選舉中接受考驗。在史上最低投票率的有利條件下，運用創價學會的組織能力，在選舉區獲得二十二席，比例代表則獲得十八席，共計四十席，比改選的十九席增加了一倍。共

註③ 每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版二。

註④ 每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版二。

註⑤ 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版一。

註⑥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版一。

產黨也以大都市為中心，吸收了社會黨的游離票，跳升為八議席，有了顯著的成長。其他小黨則多呈萎縮的現象。^⑦（參閱附表）

附表 參院改選各黨所獲議席

黨別	改選議席			當選議席			非改選議席	選前總議席	選後總議席
	選舉區	比例代表	合計	選舉區	比例代表	合計			
自民黨	21	12	33	31	15	46 (49)	61	94	107
社會黨	27	14	41	7	9	16	22	63	38
先驅黨	0	1	1	1	2	3	0	1	3
新進黨	8	11	19	22	18	40	16	35	56
共產黨	1	4	5	3	5	8	6	11	14
民政聯	8	0	8	2	0	2	0	8	2
和平市民	2	1	3	1	0	1	1	4	2
其他	7	7	14	9	1	10 (7)	20	34	30
缺額	2	0	2	0	0	0	0	2	0
合計	76	50	126	76	50	126	126	252	252

註：一、根據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各大報資料製成。

二、選後自民黨追加承認三人。

這次選舉第一個特徵是投票率創最低紀錄。這一方面固由於七月二十三日係暑假後第一個星期日，出外旅遊者很多；九州地區又受颱風襲擊；四月才舉行地方選舉，接著舉行參院選舉，以致有選舉疲態。但最重要的是民眾對政治之關心愈趨淡薄。在三十八年間自民黨政權之後，日本的政治在這二年間經歷了三個政權。亦即「非自民」八黨派的細川政權、社會黨脫離後少數執政的羽田政權和現在自民、社會、先驅聯合的村山政權。小選舉區制度的改革更促進了政黨間的分合，各政黨只求獲得政權，而分合無常的結合，失去各黨的特色。自民黨和新進黨在許多政策上並沒有明顯的差異，即使是社會黨也在和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後，改變了過去防衛和外交的路線。各黨間在政策上對立的消失，使選民對政黨的支持率下降，也對選舉不表關心。這種現象在四月的地方選舉，東京和大阪都產生無黨派的知事，就可看出其徵兆。這種對政黨的不滿，造成對政治的不滿，從而以拒絕投票來表示抗議。^⑧

第二個特徵是有固定支持層和堅強組織的政黨，在選舉中獲得勝利。許多無黨派階層的棄權，使游離票雖然減少，卻成為左右選舉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這次選舉的主角是棄權票，而其大半為無黨派的人。^⑨投票率的低落，使自民黨、社會黨在選戰中失利，但新進黨和共產黨卻因而獲利。尤其是新進黨在舊公明黨的創價學會這個佛教團體的大力支援下，獲得四十席，比黨內舊有各黨派的原有議席的十九席約增加一

註⑦ 「九五參院選立體分析」，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版八。

註⑧ 秋山耿太郎，「參院選の結果を見て」，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版二。

註⑨ 高橋進，「參院選主役は棄權票」，朝日新聞（晚刊），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版八。

倍，有顯著的成長，超過新進黨自己所設定的目標，而且在比例代表的得票率還超過自民黨。在低投票率之下更顯出「組織票」所發揮的威力。^⑩創價學會這個組織不單在確保固有的票源，會員也是熱心的運動員。由於並非在容易產生排斥作用的公明黨的名下，而是在新進黨的招牌之下，從事助選活動更為方便。這次新進黨的「大勝利」，顯然得到整合的利益，過去分散於各黨的票，得以集合為一，而代替社會黨成為第二大黨，其勢力直逼自民黨。^⑪

第三個特徵是兩大保守黨抗衡逐漸成型。迷你政黨在這次的比例代表，除了二院俱樂部獲得一席外，其他全軍覆沒。這是一九八三年採用比例代表制以來，五次的選舉中，迷你政黨最低的議席。無黨派的增加，以及低投票率，使迷你政黨凋零。^⑫這次選舉各黨所獲得之議席，最多的是自民黨的四十九席（含事後追求承認的三席），第二是新進黨的四十席，兩黨合起來就超過七成。本來，眾院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便是以在政界實現「兩大政黨時代」為目的。在眾院大選適用該制之前，這次的選舉結果，兩大保守政黨競爭之局面已漸成形。冷戰後意識形態對立式微之下，社會黨除非依照其改革綱領早日組成民主改革、自由派之第三勢力，否則難與兩大黨對抗。^⑬

叁、執政三黨內閣的改組

參院選舉的結果，日本各大報都發表社論，對執政黨給與嚴厲的批評。例如朝日新聞即表示：社會黨從六年前的四十一席降為十六席，也遠遠達不到村山自己所設定的勝敗底線的三年前選舉的二十二席。自民黨雖然對於六年前的失利有相當部分的復元，但跟三年前比較，則顯得遲遲不進。以最低五議席為目標的先驅黨也嘗到苦杯。聯合執政的三黨雖然合計維持超過半數，但已大幅降低了數額，村山政權難以說是得到信任。既然如此，村山首相就應該下台，明確負起責任。即使繼續擔任政權也難以發揮領導能力。應該早日重新建立「選舉管理內閣」，並進行大選，在眾議院新組成的議席下，建立新的政權。^⑭

讀賣新聞也表示：村山聯合政權在國民嚴厲的審判下，執政三黨好不容易才獲得改選議席的過半數，但自民黨低迷，社會黨則大敗。基本上無法在理念與政策上提示明確的選擇，引起選民對政治的期待，是主要政黨的责任。村山首相的聯合政權應該有責任早日解散國會，以大選重新問政於民。^⑮

註⑩ 參閱佐藤太郎、高橋淳子，「創價學會はここまでやった」，Weekly AERA，一九九五年八月七日，頁六～九。

註⑪ 高島通敏，「參院選の明暗」，エコノミスト（週刊），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頁四十八。

註⑫ 自由民主月刊編集部，「低投票率の宗教政黨が跋扈」，自由民主月刊，一九九五年八月號，頁八一～八二。

註⑬ 羽成哲郎，「崖っぷち政局」（上），産經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版一。

註⑭ 「總選舉で出直せ」，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社論，版七。

註⑮ 「連立與党に國民の厳しい批判」，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社論，版三。

首相的推舉是以眾院為優先，政權的基礎是建立在眾院之上，參院的選舉並不是直接爭奪政權的選舉。而且參院只有全體議員半數的改選，因此在制度上，參院選舉的敗北，內閣未必要負起責任。

聯合執政三黨所獲議席雖然少於該三黨原有之七十五席，但超過改選議席之過半數。此係執政黨作為村山政權取得信任之標準之一，執政三黨黨魁乃於七月二十三日深夜舉行會談，確認繼續維持村山政權。^⑮不過在會議中村山曾表明辭意，推舉自民黨總裁河野繼任首相，河野本亦有意接受，但遭到先驅黨代表武村正義的強烈反對而作罷。^⑯

村山政權預定八月上旬進行內閣改組，但由於三黨的黨內複雜交錯，改組問題面臨混亂局面。武村以七月的參院選舉未達預期目標，黨內對他有批判之聲，於是選後向黨提出辭呈，不想再擔任代表，結果在黨內強力挽留下撤回辭呈，卻表示內閣改組後不再入閣。自民黨則面臨黨內預定九月底舉行的總裁改選，擁立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的勢力，已開始和現任總裁河野的支持勢力形成對峙局面，河野決定辭卸外相之職，以便集中精神和橋本一爭短長，橋本也表示不再留在閣內。社會黨的書記長久保互也因選舉失利，有意辭去書記長一職。這些問題勢必對內閣改組造成影響，動搖政權基礎。^⑰

在這緊要關頭，村山首相強烈要求，既是三黨聯合，原有的陣容三黨領袖必須設法維持，繼續幹下去才有合作可能，否則只有一起下台。河野與武村終於答應留任原職，橋本亦留原職，維持聯合執政架構，使村山內閣能夠在八月八日進行改組。^⑱

村山內閣於八月八日晚間改組，經認證儀式後正式視事。村山新內閣名單如下：^⑲

- 總理大臣：村山富市（社會黨）
- 副總理兼外相：河野洋平（自民黨，留任）
- 法務大臣：田澤智治（自民黨參議員）
- 大藏大臣：武村正義（先驅黨，留任）
- 文部大臣：島村宜伸（自民黨）
- 厚生大臣：森井忠良（社會黨）
- 農水大臣：野呂田芳成（自民黨）
- 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自民黨，留任）
- 運輸大臣：平沼赴夫（自民黨）
- 郵政大臣：井上一成（社會黨）
- 勞動大臣：青木薪次（社會黨）

註⑮ 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版一。

註⑯ 羽成哲郎，「崖つぶち政局」（中），產經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版一。

註⑰ 「火種續出の内閣改造」，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版二。

註⑱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版一。

註⑲ 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版一。

建設大臣：森喜朗（自民黨）
 自治大臣：深谷隆司（自民黨）
 內閣官房長官：野坂浩賢（社會黨，原建設大臣轉任）
 總務廳長官：江藤隆美（自民黨）
 北海道、沖繩開發廳長官：高木正明（自民黨參議員）
 防衛廳長官：衛藤征十郎（自民黨）
 經企廳長官：宮崎勇（民間人士）
 科技廳長官：浦野休興（自民黨）
 環境廳長官：大島理森（自民黨）
 國土廳長官：池端清一（社會黨）

新內閣中副總理兼外相河野洋平、藏相武村正義均留任，維持執政黨黨魁繼續在閣內支持聯合政權之體制，基本架構並沒有改變。村山任命大和綜合研究所理事長宮崎勇為經企廳長官，顯然旨在使村山振興日本不景氣經濟的努力獲得新動力，宮崎是新內閣的唯一非政界人士。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留任，建設大臣野坂浩賢改任內閣官房長官外，有十六閣員係新入閣。閣員分配照舊，為自民黨十三、社會黨五、先驅黨二（自民間起用之經企廳長官占該黨名額），自民、社會二黨依據議員當選次數依序入閣。^①

此次內閣改組係去年六月底村山內閣成立以來首次改組，亦為一九九三年自民黨長期政權崩潰以來之首次內閣改組。村山面對堆積如山的內政、外交、經濟等方面的重大問題，對改組後的聯合內閣會做最嚴厲的考驗。面對秋天的臨時國會，急待處理的是第二次追加預算的編製。此項追加預算主要在激刺景氣的復甦，但如何從舊有的以土木工程為重心的編製型態脫胎出來，將受到考驗。其次，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對策也急須處理。經濟外交方面也面對新的局面，九月九日重開的日美經濟協議，美國將進一步要求日本放寬管制。而十一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將在大阪舉行會議，主辦國日本要在促進自由貿易體制上有所成就，首先必須打破既得利益的壁壘，顯示「開放的市場」。^②同時，中華民國要求會員國平等參與亞太經合會議非正式領袖會議，在中共的壓力下，難以承諾，增加日本處理上的困難。

儘管日本首相村山在改組內閣人事之際，矢言新內閣將追求「大刀闊斧的行政改革，並解除各項管制」，但日本輿論與反對派卻同聲抨擊村山富市的內閣改組行動沒有明確目標，只是為下次的眾院大選預作準備的聯合政權的延命之策。村山掌握國會解散之權，可以決定大選的時機，而為社會黨的重生爭取時間，基本上內閣的改組並沒有必要。^③

讀賣新聞評論指出：此次內閣改組目標不夠明確，充其量只滿足了一些國會

註① **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版一。

註② 高橋純一，「村山改造內閣に課題山積」，**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版十一。

註③ 早野透，「連立の自壊進む改造劇」，**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版二。

議員爭取內閣職位的願望。它讓執政三黨聯盟一些領袖得以繼續爭權奪利，尤其是外相河野洋平和大藏大臣武村正義。村山聯合政府究竟有無能力解決它所面臨的挑戰，依然是值得重視的問題。^{②④}每日新聞和產經新聞則都要求村山下台，提早舉行國會大選，讓新選出的政府來解決一些諸如振興經濟等迫切的問題。^{②⑤}

去年六月村山聯合內閣成立以來，其對神戶大地震等嚴重天災缺乏應變能力而飽受批評；在處理奧姆真理教事件上也顯得顧此失彼。此外，經濟問題也處理不當，造成日圓的大幅升值，而引起不滿。歷次的民意調查，對聯合內閣的不支持率都高於支持率。七月下旬參院選舉後，讀賣新聞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對村山內閣的支持率滑落到百分之三十四點六，不支持率則首次超過百分之五十，為百分之五十點四，明白顯示選民對三黨聯合執政已大失所望。

肆、自民黨的總裁之爭

內閣改組完成後，政局的焦點轉移到九月底的自民黨總裁選舉。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於八月九日表示將出馬競選，與尋求連任的河野洋平形成一對一的局面逐漸明朗。自民黨總裁的任期為二年，以兩任為限。河野洋平的任期到九月三十日到期，按規定總裁選舉要在九月十日公告，九月二十二日投開票。候選人限於國會議員，必須有國會議員三十人以上的推薦。候選人有兩人以上時，則以投票決定。一般黨員中具有投票資格的是入黨三年以上的黨員約一百七十萬人，與眾院二百人、參院一百零九人投票分別計票。黨員一萬票以國會議員一票分計算。有三人以上的候選人，而無人獲得有效票的過半數時，由國會議員再行投票決定。^{②⑥}

自民黨失掉政權後，宣布解散黨內派閥，一致努力革新，但是自與社會黨合作取得政權後，派閥又開始運作。而總裁競選就脫離不了派閥運作，於是派閥活動便公然進行了。

舊三塚派的議員人數最多，河野為了爭取三塚支持，特地把原黨幹事長森喜朗拉下馬，而給與三塚。在國會議員競選提名時，幹事長有極大的權力，所以三塚要爭取，但是三塚派內部卻並未形成一致意見，甚至河野所屬的宮澤派內也有年輕議員想支持橋本。橋本方面除了原屬的小淵派支持外，也設法拉攏渡邊派的支持。橋本一直是未來出任首相呼聲極高的人選。他自一九八〇年代末期以來，擔任過自民黨幹事長和大藏大臣等要職。他在今年六月的日美貿易談判中展現強勢作為，贏得廣泛的支持。最近日本國內振興經濟的呼聲日益高漲，而橋本又擁有經濟長才，這也使得支持他的人愈來愈多。河野則因今年七月自民黨在參議院選舉中遭到挫敗，而聲望受挫。^{②⑦}

註②④ 「これで重要課題に對處できるか」，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社論，版三。

註②⑤ 參閱「改造內閣に期待はもてるか」，產經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主張」欄，版二。「大山鳴動で何が變わった」，每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九日，社論，版五。

註②⑥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版二。

註②⑦ 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版二。

在爭取多數支持的活動中，河野在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勝算已落居橋本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八月二十八日河野洋平突然宣布不尋求連任。河野在記者會上表示：他經過慎重考慮後，決定退出總裁選舉，以免激烈的總裁爭奪戰，可能造成黨的分裂。^⑳

由於河野的退出角逐，幾乎篤定橋本可在九月二十二日膺任自民黨新總裁。另外，前郵政大臣小泉純一郎在九月十日在自民黨總裁候選人提名截止日期之前不久，也突然宣布參選自民黨總裁。橋本和小泉已完成候選人登記，使自民黨總裁選舉形成二名少壯派相爭的局面。^㉑小泉的出馬，自民黨內的反應非常好，倒不是說他們希望小泉擊垮橋本，而是這樣做對自民黨的聲望非常有利。自民黨有一百七十萬黨員，如果總裁不由競爭產生，他們對黨的向心力就會渙散，在投票時，可能就不支持黨的候選人。他們兩人的競爭辯論可以顯示給選民看，造成一定程度的好感。對橋本及其所屬的小淵派來說，更有其重要性，因為經過競爭而獲勝後，總裁地位更加穩固，在處理黨務時可以放手去做，較不競爭而就位要好得多，所以小泉之出馬，對手陣營也是很欣慰，當然他們也知道以小泉的實力，想擊敗橋本是件很困難的事。^㉒

橋本在選民方面有無人能比的號召力。「日本經濟新聞社」在八月四日至六日進行的全國民意測驗結果顯示，通產大臣橋本龍太郎是繼承村山富市出任日本首相的最佳人選。^㉓「朝日新聞社」在九月九、十兩日以訪談方式所做的全國輿論調查，其中提到誰最適合擔任下任的日本首相，由受訪者自由列舉政治家的名字，也是橋本龍太郎居於首位，占百分之二十一，而與排名其次的首相村山富市、新進黨黨魁海部俊樹、副總理兼外相河野洋平都只有百分之四，有很大的差距。^㉔

自民黨內多認為，在河野繼續領導之下，絕對無法打贏未來眾議院的大選，所以在對選民有號召力的橋本宣布出馬後，迅速凝聚黨內各舊派閣國會議員的支持。^㉕

橋本表示，他將不會促使執政聯盟瓦解，仍將維持自民、社會、先驅三黨聯合執政的架構，但亦表示將努力使自民黨在下屆大選中取得政權。不過，一般認為橋本當選自民黨總裁後，日本政局將可能出現幾種可能：其一是仍維持聯合執政架構，其他可能是到今年十月追加預算完成，或年底編列明年度預算完成，或最遲明年六月底前新年度總預算通過後，村山首相將選擇有利時機，以內閣總辭或解散國會方式舉行大選。一旦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則自民黨就不會像七月的參議院選舉那樣遷就村山首相的社會黨，而是要毫無顧忌的力爭到底了。^㉖

伍、社會黨等第三勢力的整合

註⑳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版一。

註㉑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版一。

註㉒ 「日自民黨要給黨員選民好印象」，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九月十三日，版十。

註㉓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版一。

註㉔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二日，版一。

註㉕ 佐藤太郎、山本真男，「自民の人材は橋龍だけか」，Weekly AERA，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號，頁七～九。

註㉖ 秦鳳棲，「河野求去衝擊聯合政權架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版十。

社會黨在七月的參議院選舉中只獲得十六席，比過去一九八六年的選舉的二十席還少。選舉後黨內支持首相的幹部就曾表示：「社會黨的歷史任務已經結束了。過去以批評自民黨而保住第二大黨的地位，但自從與自民黨共同組成聯合政府後，已失去了其作為反對黨的特色。」³⁵參與政權而改變其基本政策，喪失了固有的支持群眾，而又無法爭取到新的支持者，每經一次選戰，黨勢就又減弱一次。政治上保守兩大政黨的體制逐漸明顯。高舉第三勢力的社會黨和先驅黨都面臨苦戰。

社會黨在今年五月的臨時黨大會，因為已評估七月的選舉必敗，為了求生存，大會通過「一九九五年宣言」，同意解散社會黨，以便再組一個更有自由色彩的政黨，並且與保守派保持距離。新黨將以有別於二保守政黨之第三極為目標。³⁶社會黨於臨時黨大會正式決定籌組「民主自由新黨」方針，嗣後又決定設置「新黨協議機關」，惟因該黨內部推進派及慎重派間之對立，以致欠缺具體的內容，而呈現停滯的狀態。

先驅黨也面臨建黨以來空前的危機。參院的選舉未能如預料的成長，而且東京協和與安全兩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機構的問題，相繼出現大藏省官員涉及弊案，使黨代表的藏相武村正義處境艱難。黨內年輕議員已開始擔心下次大選是否還能維持下去。參院選舉後的七月三十日，首相與武村都先後表示加強合作的意願。武村曾在電視節目中表示：「考慮到政策的相近，社會黨和先驅黨在下次眾院選舉之前，擬認真思索可以用什麼形態，什麼方法進行合作。」³⁷社會黨委員長村山首相也透露，擬與想法接近的先驅黨合作，在邁向新黨上建立合作關係。前北海道知事橫路孝弘與先驅黨代表幹事鳩山由紀夫、社會黨副書記長五島正規等人也在七月參院選舉後，於東京成立「自由論壇」，要以社會、先驅黨為中心，加上無黨派人士，凝聚第三極的勢力。³⁸

在這種危機感之下，使社會黨的新黨構想加速轉趨具體，第三極集結的動向也突然活躍起來。先驅黨與社會黨正在研究合併組成另外一個新黨，非如此不能圖存，但是這樣一來，現在內閣勢必要結束，在時機上實在是個難題。武村在八月九日向記者表示，要以解散黨的決心重新出發，在眾院大選之前，以結合社會黨為主軸，集結非自民、非新進的第三勢力。村山首相在同日也表示要擴大社會黨的規模，結合自由派人士建立新黨，與先驅黨建立合作關係，在九月底的臨時黨大會中，決定具體的方針。³⁹

社會黨在橋本當上自民黨總裁之後，判斷下次眾院大選有可能提早，社會黨執行部已決定先行在九月十四日成立「集結新政治勢力發起人會」，籌組新黨。預定在十月下旬成立新黨，以新黨的面貌迎接下次眾院大選，此一「民主自由新黨」的構想，

註³⁵ 羽成哲郎，「崖つぶち政局」(中)，*產經新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版一。

註³⁶ *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版一。

註³⁷ 佐藤太郎，「さきがけは空中分解の瀬戸際」，*Weekly AERA*，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號，頁六二～六三。

註³⁸ 「風雲急告げる『第三極』結集」，*選擇月刊*，一九九五年九月號，頁五八～六十。

註³⁹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版二。

將在九月二十一日之臨時黨大會中作成決定。^④

不過，社會黨在沒有與其他黨派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就決定先行成立「新黨發起人會」，已引起先驅黨等人的不滿，能否集結黨外人士已有變數。按社會黨自去年秋天提出新黨構想後，已數次修改成立時期。先是在今年一月一般國會召集前，再來就是四月地方選舉前，但一拖再拖，以至今日。書記長久保互雖有在九月二十一日舉行黨大會時確定新黨步驟之意，但黨內外情勢複雜，若新黨無法於下次眾院大選前成立，並有效結合第三勢力，則在小選舉區制度之下，社會黨有遭致毀滅性敗北之可能性。

六、結語

新進黨在參院選舉後勢力倍增，足可與自民黨相抗衡，今後勢必逼迫村山政權早日解散眾議院，在眾議院新的小選舉區的選舉制度之下，訴之民意的選擇。在這次參院改選後，日本主要媒體的社論都表示村山首相應該早日下台，解散眾院，進行新的大選。民意調查也顯示村山內閣的支持率已逐次下降。「讀賣新聞社」根據此次參院選舉結果，進行眾院議席的模擬推算，其結果顯示，新進黨可獲得眾院半數的二百五十席，自民黨則僅得一百七十一席，兩大黨競爭的體制已隱然浮現。^⑤雖然自民黨幹部表示，下次的眾院選舉在三百個小選舉區和十一個比例代表區舉行，比起參院選舉區更小，所以不會發生像這樣的結果。況且眾院的選舉是決定選舉後的政權的極重要的選舉，投票率也會比這次參院選舉高出百分之二十以上。雖說如此，這對自民黨已造成很大的衝擊，而提高警覺。^⑥

政界盛傳村山富市將在十一月將首相禪讓給橋本。果如是，則橋本出任首相後，若社會及先驅兩黨退出，自民黨成爲少數單獨執政，而橋本終將在適當時期解散國會而舉行大選。^⑦

無疑地，日本政局至下次大選之前，必將處於混亂不安的局面。日本是否會真正走上保守兩黨的政治，第三勢力是否已難於立足，社會黨是否會自然溶化，^⑧先驅黨是否會空中分裂，^⑨則有待下次眾院選舉的檢驗。

*

*

*

註④ 朝日新聞，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版二。

註⑤ 「次期眾院選シミュレーション」，讀賣新聞，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版九。

註⑥ 自由民主月刊編輯部，「低投票率のもと宗教政党が跋扈」，自由民主月刊，一九九五年八月號，頁八十七。

註⑦ 秦鳳棲，「河野求去衝擊聯合政權架構」，中國時報，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版十。

註⑧ 保志一徹，「溶けていく社會党」，諸君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號，頁七二～七九。

註⑨ 佐藤太郎，「さきがけは空中分解の瀬戸際」，Weekly AERA，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一日號，頁六二～六三。